紀年 十年入河水於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十一年城殷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 十四年與趙會鄗

十五年魯衛宋鄭來朝 以上史魏世家

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

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

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衍犀首名犀首官名 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背拔其國忌也出走 言畏忌出奔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 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為垂成之績不可廢也比行又高一層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

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戛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吷然過矣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將失其為聖安得有聲乎哉　莊子則陽

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狭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

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名使於齊
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
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
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
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名柳下惠
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
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
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

於銅鞮大國弗憐也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懟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呂覽審應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遊枝流

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列子楊朱又說苑政理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韓子說林下

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竪追之楊子

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
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
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
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
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
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
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
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

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列子說符〕

孟孫陽問楊子〔名朱〕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

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
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
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
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列子楊朱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尉繚子魏人司馬錯也鬼谷高弟魏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其談兵分本末別賓主崇儉右文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
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
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令有城東西攻不能

紀年　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

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史魏世家

韓非子　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按國策臼作九彭喜作房喜鄭君作韓王

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　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
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
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
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
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史孟軻傳）
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以為辯達也）約車
千乘將之楚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

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呂覽離謂）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韓子）

內儲

工

韓子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汚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

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淮南子　齊人淳于髡以從説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為從未足也復以横説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踈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墮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

曰子居艘櫼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子耳說苑雜言

惠子為魏惠王為國法已成以示諸人惠子惠施宋人仕魏為魏王相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翟黃之後剪亦作煎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前呼輿謣或作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言惠子之

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　淮南子道應　又呂覽滛辭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心愈甚也　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鄄邑名自拘於鄄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惠王易衣變冠

韓非子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
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户故曰可必則越人不
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漢書　名家有惠子一篇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
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
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
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

耶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魚非異類人皆不知故為不知之全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秋水

莊子逸篇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淮南子　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正緳結帶也係履履敝而係之以繩也而過魏王惠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枏梓豫章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昬上亂相之間
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莊子山木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
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
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
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
去子者衆子必危矣韓子說林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

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

應故為願之也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危以與伯陽以伯陽邑與唐尚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為其兄請請於唐尚欲仕其兄唐尚曰魏君死吾舉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呂覽士容

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史魏世家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
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
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
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
告惠公惠公魏相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
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曰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

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
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
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
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雖死籍願王之
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　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
之引漳水漑鄴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
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河內以富
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

古斥鹵兮斥一作舄生稻粱呂覽樂成或以史起為魏文侯時人

魏襄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

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

曰雖無力能商之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

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

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

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

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

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新序卷六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授則秦韓不敢加兵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王魏襄王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曰說

將軍葵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屨蹻以薄賞報大功猶買者贏利倍勝而屨草蹻也

韓子外儲左

淮南子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與秦會應　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魏伐楚敗之

陘山

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　秦降我蒲陽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　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

在梁與彭城之間

紀年　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

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　魏襄十二年秦

武王之四年

陳軫使於秦楚使之也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田需國策作李從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無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

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令大王亂人道之始弃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横秦而魏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婦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强秦不敢加兵焉

列女傳

列女傳　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

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釋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史魏世家紀年魏襄王八年翟章伐衛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年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

十六年秦拔我蒲反（反一作阪）陽晉封陵

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

紀年　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使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襄王即哀王）

十八年與秦伐楚

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即田文敗秦事）

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　哀王卒子昭王立（以上史魏世家）

人詬之也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
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孟
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卬
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
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illegible]安邑令
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
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疑二也
輕臣也令臣責受秦之責卬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

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
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逄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
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
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
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
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
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
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

屋騎危事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史魏世家詳戰國策又說苑善說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為相

安釐王十八年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

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
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
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
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
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
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
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

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鷄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挾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流布天下歸焉烈士傳

魏安釐王三十四年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

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 史魏世家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

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

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孔叢子中

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史魏世家

公子擒耶遂抱公子逃澤中故臣以告秦秦軍知而追之爭以亂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矢著身數十尚不忍舍遂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葬以卿禮祠以太牢列女傳

韓詩卷九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